

# 孝順觀念與敦煌佛曲

饒宗頤

一、

向日整理敦煌佛曲，發覺其主要內容，以下兩事最爲普遍：一爲人事推移之無常觀念（註1.），梵語所謂a-nidya 如百年歌、黃昏無常偈是也；其一則爲援儒入釋之「孝順」觀念。卽本文所欲討論者。

陳觀勝先生（Chén, Kenneth）前于Filial Piety in Chinese Buddhism (H. J.A.S. 28, 1968) 文中指出佛教孟蘭盆經，佛說孝子經等，對漢俗影響之深，因謂佛教之異端而獲得中國人之接受，孝順觀念與中國倫理之融洽，亦其主因，其說良是。惟謂佛教徒誦經超度父母，廣及其他衆生，其孝之取義，比漢土尤爲廣大。竊謂孝之理論，在漢人著作中，若大戴禮記之曾子大孝，已言「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孝有三等（註2.），其義如下：

大孝——博施備物（此義已同「泛愛衆」；以孝爲「博愛」，卽謂孝及于物。）

中孝——尊仁安義（此以孝貫通整個道德。）

小孝——慈愛忘勞（此僅指對父母子女之間之奉養，最狹義之孝也。）

又引「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則謂恩須及于草木禽獸，此則爲孝之宇宙義。佛氏在孟蘭盆經等所言之孝，如謂「若未來世一切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此孟蘭盆，救度現世父母，乃至七世父母。」似仍局限于「小孝」範圍。自漢京明詔，以孝悌力田爲教，嗣是「孝」之觀念深入人心。南齊時，王儉纂七志，經部竟取孝經列於衆經之首（註3.）。邊裔地區，漢化不深之西域佛教國家，若高昌國亦以孝經置於學官。孝之精神，遠及遐陬，可以概見。（註4.）

孝經，六朝儒生誦習之亦有倣佛經方法，如禪門日誦者。梁書儒林皇侃傳：「尤

明三禮、孝經、論語。」「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此為罕見之例。無異取孝經作為「儒」門之日誦也。陳書 26 徐陵子份傳：「陵嘗遇疾，甚篤，份擲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南史顧歡傳：「有病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則孝經可以療疾，南朝時有此說。至於誦觀世音經可以消災，史書所記，始於晉之徐義，而宋之王玄謨，誦觀音經且千遍，卒免見殺。（註 5。）梁劉翥母胡氏寢疾，誦觀音經數萬遍（南史卷四十九）。自東晉時釋竺難提譯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嘉興藏萬曆本），宋元徽三年釋法獻至于闐，獲佛牙及觀世音滅罪咒（高僧傳 13）。故誦觀音經可滅罪消災，遂成一時風尚，雖以服儒術之皇侃，亦不免受其影響。

後漢安世高譯佛說父母恩難報經。費長房三寶記著錄之。武周衆經目錄作父母恩勤報經。此經敦煌卷中常見，如 S. 2269 即為佛說父母恩重經。

孟蘭盆經，譯自西晉竺法護（Dharmarakṣa 大正卷 16, p. 779）後代註解甚繁，唐之釋宗密（孟蘭盆經疏二卷，崇禎松江李凌雲刊本）宋之釋遇榮（孟蘭盆經疏孝衡鈔二卷附科式一卷，明嘉靖沙門明元刊本）釋普觀（蘭盆經疏會古通今記。中央圖書館存宋刊本卷上）明之釋智旭（佛說孟蘭盆經新疏一卷）清之釋靈耀（孟蘭盆經折中疏，康熙刊本），皆其著者。至於古寫本，敦煌所出，尤不一而足，法京 p. 2055 即為佛說孟蘭盆經，有翟奉達題記，為其妻馬氏追福，言每齋寫經一卷，於百日齋內寫孟蘭盆經一卷，可考見當日寫經制度。p. 2185 為佛說淨土孟蘭盆經，p. 2269 為〔孟蘭〕盆經讚述（卷一殘·大正 85, p. 540）茲不備記。（中央圖書館善本亦有唐人寫卷子本孟蘭盆經一卷。）

梁武帝於大同四年（538）在同泰寺舉行孟蘭盆齋。故孟蘭盆會六朝時已極流行。顏之推云：

「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剝竭生資，使凍餒也。■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七月半孟蘭盆，望于汝也。」（宋本顏氏

家訓終制篇)

(一本無「七月半孟蘭盆」六字。且作「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于汝也。」趙曦明謂：「今諸本刪去六字，必後人以其言太陋，而因易以他語耳。」)是顏之推已深信目蓮故事，故望其子孫能超度之。七月半中元節之孟蘭盆會，梁宗懷荆楚歲時記備書其事，陳先生論之已詳。

唐書楊炯傳：「宮中出孟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寮觀之。炯獻孟蘭盆賦。」文略云：

「粵大周如意元年秋七月、聖神皇帝御洛城南門，會十方賢衆，蓋天子之孝也。……八枝初會，四影高懸。上妙之座，取于燈王之國；大悲之飯，出于香積之天。隨藍寶味，舍衛金錢。麵爲山兮酪爲沼，花作雨兮香作烟。明因不測，大福無邊。……」(楊盈川集卷一)

中央圖書館藏舊鈔卷子，有爲二太子孟蘭節薦福一文，略謂：「伏惟二太子，間生帝子，應現凡間。王業（葉）聯于百王，金枝繼于千載，明珠藏於巨海，白玉隱於崑山。抱驚頷之奇姿，表虎頭之上相。……不啻（圖）虎旗纓展，龍劍欲飛，地失孤虛，神靈崩背。未審魂飛何界，識散郊垆。唯福事而有依，即資憑而不昧。故於中元令節，秋首良辰（辰），闢孟蘭之道場，開超生之論席者。即我府主太保，爲二太子薦（薦）福之懇也。（下略）」中央圖書館目錄題爲「唐人寫卷子本，不著撰人。」

（中華叢書本上册，p. 75）二太子討寇捐軀，故爲孟蘭盆會以超度之。文中府主，不知何人，以其資料珍異，故記之於此。孟蘭之設，所以救拔慈親，宣揚孝道，而供養十方諸佛，亦可爲生人薦福。目蓮救母，遂成爲應時之戲，於中元節上演，歷時往往一月。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

「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先數日，市井賣冥器，靴鞋、幞頭、帽子……及印賣尊勝目蓮經。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織燈窩之狀，謂之孟蘭盆，挂搭衣服冥錢在上焚之。拘肆樂人，自過七夕，便般（搬）目蓮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註6.）

此事至今尚流行不替，惟國內已絕迹，海外如星洲、馬來，猶存此俗，至爲可貴。

馬六甲青雲亭石刻有光緒三十年甲辰（1904）「紹蘭會大伯公碑記」，文云：

「蓋聞神鬼爲德，聖讚其盛，君子之祭也，七成三齋，用是以照其敬者，正所以邀遐福也。矧中元乃地官赦罪之秋，超渡孤幽，脫離苦海，共登彼岸。種種皆福緣善慶，猶宜虔誠普施。故吾先輩昔有設立童子普，後改爲峇峇普，曾有捐集公項生息，以爲普度之需。……」（註7.）

由此文可知海外普渡，有一種特殊組織，稱曰「紹蘭會」。蘭卽孟蘭之省稱。所超度者，專以夭死之孺子爲主，謂之「童子普」，後改名「峇峇普」。（峇峇卽馬來語 babah，僑生華人男孩子也。）且有公項生息，以爲普度之需，與華俗無異。

孟蘭盆，梵語原爲 ullambita，義爲 hanging（註8.），巴利語爲 ullumpati。孟蘭義訓倒懸，宋道誠釋氏要覽云：「孟蘭，華言解倒懸也。」民間訛言爲「盆」。敦煌目連緣起云：「三年至孝，累七修齋，思憶如何報其恩德，唯有出家最勝。」又云：「辦香花之供養，置于蘭之妙盆，獻三世之如來，奉十方之賢聖。」直解蘭爲植物，盆爲器皿。故孟蘭盆經又有譯本作佛說報恩奉盆經，亦云報像功德經，大正藏所收者僅二段。云「闕譯」附東晉錄，蓋東晉所出，而非足本。（中央圖書館藏，有嘉興楞嚴寺藏經本，萬曆丁酉刊）。書名之中，已標出「報恩」二字。漢人對梵語每多曲解，如王維字摩詰，乃拆「維摩詰」（vimalakṛiti）爲二。維=vi（漢訓不也。）摩詰=malakṛiti；vi-mala 義爲無垢，一拆開便不成話，王維幾乎成爲王不矣。漢俗語法習慣，與梵文極難配合，往往如此。以上論孟蘭盆各事，爲陳先生文中所未及，故補述之。

## 二、

蘇聯所藏敦煌卷子，有靈（雙）恩記者，孟列夫左義林教授已爲印行二冊。上册總論變文體製，下册專究變文語法，指出雙恩記故事雖出自本生（Jataka），但其中孝順觀念，則多得自儒家。其說云：

「The main idea of the pienwen follows the jataka though there are some changes and additions. There are more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s than in the jataka.」

其故安在？蓋有深遠之歷史背景，有待於抉發。此書往日承孟教授遠寄星洲，久無以報。近時潘石禪先生重新研究，草成「變文雙恩記試論」，于抄寫年代、取名、文字校訂各項，均有新見。惟對於題旨及有關資料，尚有可以補充者，此經題名如第七卷，第十一卷題曰：「佛報恩經。」蓋出自佛報恩經惡友品第六。藏于法京 Guime 博物院見有「父母恩功德經圖冊」，甚為珍貴。又父母恩重經一類卷子，如 p. 2418 一卷，末有「誘俗第六」，「天成二年（927）八月七日，一芝書」各一行。文中引述曾子及太公家教，申明孝之意義。兼又指出十恩德字樣。卷前有文云：「此唱經文，是世尊呵責也。前來父母有十種恩德，皆父母之養育，是二親之劬勞。」知此唱經文殘本，原有若干篇，「誘俗」其第六也。又北京河字12號，亦有同類殘文，向達校錄標題曰「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此二篇均收入敦煌變文集。至於大舜至孝變文（p. 2721），大目犍連冥問救母變文（如 p. 3107），世所熟知，不欲深論。（註9。）

又圓鑿大師二十孝押座文，見於 p. 3361。題云：「左街僧錄圓鑿大師賜紫雲蓋述」（註10），亦已收入敦煌變文集。此篇除首四句為四言外，其餘悉為七言，一韻到底。有云：「佛身尊貴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順來。須知孝道善無垠（韻），三教之中廣讚揚。若向二親能孝順，便招千佛護行藏。」又云：「如來演說五千卷，孔氏譚論十八章，孝心號為真菩薩，孝行名為大道場。」有十二句，以孝心、孝行對言，而歸結以「佛道孝為成佛本，事須行孝向耶娘。」亦以行孝為主題，間接以宣揚佛教，會通儒釋，以如來與孔氏，相提並論，末段疊句聲韻鏗鏘可誦，變文之佳作也。

敦煌曲中有關孝順之作品甚多。任二北在普通雜曲中收「皇帝感新集孝經十二首」（p. 88）。又定格聯章中收十二時「天下傳孝十二首」（p. 128），「十恩德勸孝十首」（p. 172），共得三首。任氏據劉復敦煌掇瑣，羅振玉敦煌零拾，許國霖敦煌雜錄采入。余於法京獲見原卷，惟未收入拙編「敦煌曲」中。今敦煌曲久已問世，因將往日筆記錄其大要於下，以當拾遺。

p. 2721 前為雜抄一卷，後為珠玉新抄一卷。開元皇帝讚，即接書皇帝感「新集孝經十八章」。已見錄於任氏敦煌曲校錄 p. 88。第一首：「新歌舊曲遍州鄉，未聞典籍入歌場。新合孝經皇帝感，聊談聖德奉賢良。」餘不錄。此卷背題：「舜子至孝變文一卷。」云：「檢得百歲詩云：『舜年廿，學問；卅，

堯舉之……』』（見敦煌變文集 2，p. 134）末四行：「天福十五年，歲當己酉，朱明蕤賓之月。」此卷即以孝經集成十八章。又背爲「舜至孝變文」，故合成一卷。

p. 3910 爲硬黃紙小冊，上書「已卯年正月十八日陰奴兒異集。」內鈔茶（茶）酒論一卷。

「新合千文皇帝感辭壹拾壹首，只有九首爲七言絕句。

言謔四海貴諸賓，黃金滿屋未爲珍。雖然（然）△乙無財學，且聽歌裏說千文。

天寶聖主名三教，追尋隱士訪才人。金聲玉管恆常妙，近來歌舞轉家親。

備注孝經先？唱，又談千字獻名君。一一惣（總）依畫上說，不是歌裏暢虛全。

天地玄黃便清濁，綾羅萬載合乾坤。日月本來有盈昃，二十八宿共參辰。…

末記：「新合千文一卷。」蓋以千字文組串成句，故云：「新合千文」也。以後接書「新合孝經皇帝感辭一十一首，字極劣。摘句如下：「張騫本自欲登山，漢帝使還上升天。」「鴛鴦帳裏□須抱，陽（楊）柳園中不忘君。」再下接書秦嬪吟，不具記。

p. 2633 爲翻刻新婦文，後段有「楊蒲山詠孝經壹拾捌章。」摘句云：

「開宗明義章第一。欲得成人子，先須讀孝經。義章恩最（最）重，莫著髮膚輕。和睦爲宗祖，溫柔是弟兄。立身於此道，於後乃揚名。」

以下自「天子章第二」至「廣要道章第十一」而止。末記：

「辛己年正月五日汜負昌就賓上」一行。

p. 3386 前爲「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一卷，末段接書「楊滿川詠孝經（旁記『卜』字）書壹拾捌章。「開宗明義章第一：欲得成人子，先須讀孝經。……」至第九章，全是五字句。

p. 3582 與上卷接聯，存第十五至喪親章第十八，末句云：「賣身學董永，孝道不如他。」題：「楊滿山詠孝經一十八章。」末三行云：「維大晉天福七年壬寅

歲，七月廿二日三界寺學士郎張富炎（？）記。

戊辰年十月卅日三界寺學士。」

又雜記：

「計寫兩（兩）卷文書，心裏歲歲不疑。自要心身懇切，更要師父周梨。」按此卷 p. 3386 作「楊滿川」，而 p. 3582 題作「楊滿山」，p. 2633 作「楊蒲山」。按滿與蒲兩字，唐鈔本時時混用，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略斯榆，舉苞蒲。」服虔云：「苞蒲、夷種也。」神田氏影刊敦煌本文選注作「苞滿，蜀地名。」以滿爲蒲。新羅之金滿國，後漢書作金滿，「蒲山」之作「滿山」，例正相同。「孝經可以成詠，此卷寫于石晉時。五代史記六十九載：「漢國子祭酒田敏，以印本五經遺高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于此足矣。』」（南平世家）五代人對孝經之尊重，可以見之。

敦煌卷子中文屢有「十恩德」及「孝順樂」之佛讚，蓋從父母恩重經演繹，爲有韻之文，以供諷誦。例如：

p. 2843 一長卷，題「十恩德讚一本」其文云：

「第一懷貪受苦恩：說著去不酥。自趁身伸力全無，起坐代人扶（扶）。而羊病痊（喘）息鹿（粗）。紅鷲漸角（覺）拈（焦）枯。報恩十月莫相忒？佛且勸門圖（徒）。（按此調長短句式，爲 5,7,5,3,3,6,7,5，文字有待細校。）

第二臨產受苦恩。……

第三生子忘憂恩。……

第四咽苦吐甘恩。……

第五乳飽養育恩。……

第六迴乾就濕恩。……

第七洗浴不淨恩。……

第八爲造惡業恩。……

第九遠行憶（憶）念恩。（以上自第二至第九各解從略）

第十究竟雄愍恩。流淚百千行，愛別離苦斷心腸。憶（憶）念似尋常）。十恩德，說一場，人聞諍（爭）不悲傷，善男子善女人審思量。誓願（應作「莫」）辜父（負）阿耶娘。

同卷又書「孝順樂」，其辭云：

「孝順向耶娘，……今日苦相勸，是須孝順阿耶娘。起初第一是懷胎，阿娘日夜數般哉（災）。日夜只憂分離去，思量爭不淚催催。第二臨產更難艱，須與前看區（區）其身，好惡只着一向子，思量爭不鼻頭新（辛）。……」

書至第七，以下殘缺。其背面又書：

「第十男女不思量，高言德義阿耶娘，約束將來不止肯，曾參日夜淚千行。並懺面前諸弟子，是須孝順阿耶娘。願德（得）今身行孝道，……」

此外，p. 4560 爲「孝順樂」讚一本，與「五台山」讚合爲一冊子。p. 2843、p. 3411（存開端二行），p. 4700 並爲「十恩德」讚。倫敦史坦因藏卷子，「十恩德」亦甚夥，若s. 4438，s. 5591，s. 5687，s. 6270，s. 6274等皆是。（任二北敦煌曲校錄據許國霖敦煌雜錄只收「周」87十恩德一首，見該書 p. 172-174）

宋史卷 425，趙景緯「知台州，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父使朝夕歌之。又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又宋史藝文志著錄「僧宗頤有勸孝文二卷。」以孝經設教，改寫爲詠贊，此一傳統，至宋代而仍相承不絕。而僧人且作勸孝文，亦可見儒釋思想之合流，「孝順」實爲極重要之觀念，敦煌所出事例之多，殊無足怪。

其實，儒家父母恩重一觀念，不特佛家吸收之，道教經典亦然。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宿」字下有太上真一報父母恩重經一卷，內云：「或薦亡沒，七七修齋，轉誦靈文，以資魂識。不歷塗毒，便得生天，身詣玉京，神遊金闕。」又同卷元始洞真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宿」字下）謂元始天尊授此三真，號曰「至孝真王」。又天尊答云：「敬天順地，朝禮三元，如孝父母无有異也。」又洞神部本文類「女」字下有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及玄天帝說報父母恩重經名一卷。太上經中云：「若有衆生能爲父母書寫此經……于中元日設大齋醮……若能每月一日，日中清齋，燒香行道禮拜，誦念轉讀此經，罪亦消滅。」明白雲齋道藏目錄云：「神宗皇帝御製玄天報恩

經序」。此文不載道藏中，亦可見明代人主對此亦加以提倡也。

隋書經籍志孝經類有釋慧始注孝經一卷，陶弘景集注孝經一卷。道釋二氏，均不能廢也。文廷式謂周松靈佛爾雅序云：「朱石君中丞撰佛孝經。」意欲通儒釋之郵。（純常子枝語二十四）具見孝順觀念，入人之深，孝經亦成爲三教所共重視之書。

至于唐時道士亦於七月十五日行盂蘭盆法，法琳辯正論已歎其濫。敦煌道經 s. 3061號爲太上洞玄靈寶中元玉京玄都大獻經（註11），書法極韶秀。其書蓋據報恩奉盆經一類踵事增華，盆以正月十五、十月十五，與七月十五，合爲三元。近賢討論已詳（見吉岡義豐、秋月觀暎文），道釋間之相互關係，人所共悉，故不復多及（註12）。

武后長壽二年，菩提流支譯寶雨經，卷三有「菩薩于彼人前化作父母……如是說已，即便殺害所現父母」一段，大正該卷 p. 660校語引明注，以爲除遣惡作方便，幻設父母，深爲置疑，并云：「綱惟在昔，竺典東來，摩騰、竺法蘭二尊者，首譯四十二章經。言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梵網經爲菩薩戒本言，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爲戒，亦名制止。又如大方便佛報恩經、佛說父母恩難報經、孝子經、出曜經、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等，三藏五千軸，陳孝德之談，斥悖逆之罪，聖教屢及之。嘗自言，吾世世奉佛，至孝之行。又言，使我疾成無上正真道者，皆緣孝德也。倘未遍閱藏函，慎勿影借幻喻，述爲謗端。」可見釋氏對於孝道，拳拳致意，即於內典所言，有時亦復疑其不可爲典要。而佛終會合于儒，故錄其事，以結吾篇。

註1. 敦煌有無常經，p. 2305 背爲無常經講經文，見敦煌變文集 p. 656。

註2. 釋法琳辯正論：「外論曰：孝爲德本，人倫所先。」一段，引小孝、中孝、大孝此語，而論之曰：「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存焉。」（廣弘明集卷13）

註3. 參王重民作王儉七志。

註4. 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曹仕邦：高昌國毛詩、論語，孝經立學官的原因淺釋（新亞學術年刊 8）。

註5. 齋正安：誦佛經論及觀世音傳略跋（癸巳類稿 14、15）

註6. 關於宋時盂蘭盆之描寫，又見陸游老學庵筆記 7、陳元觀歲時廣記 30，不具引。

註7. 紹蘭會碑，見拙作星馬華文碑刻繫年（書目季刊 五卷二、三期）。

註8. 見Monier 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 219

註9. 有關此類論文，如：

金岡照光：舜至孝變文の諸問題（大倉山學院記要第二輯）。

又前人：唐代民間孝子譚の仏教的一断面（東洋大學紀要第十三集1959）。

趙景深：董永賣身的演變。收入讀曲小記 p. 61。

倉石武四郎：寫在目連變文介紹之后。

金岡照光：中國民間における「目連説話」の性格（佛教史學第七卷4）。

趙景深：目連救母的演變。餘不具列。

註10 雲辯卒于廣德元年（951），與楊凝式同時，曾居洛。事見宋張齊賢洛陽緝紳舊聞記。

註11 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 p. 15。

註12 吉岡義豐：中元盂蘭盆書敦煌在中元玉京玄都大獻經（中野教授古稀論文集）

秋月觀瑛：三元思想の形成につりこ（東方學22）。